

世界十大戰爭

楊杰題



美國南北戰爭目次

南北戰爭之原因

大總統布告宣戰

南北戰况

南北戰爭第二年南軍之戰况

海戰及東部之戰

南北戰爭第三年兩軍之戰况

南北戰爭之終局

大總統林肯之暗殺與南北戰之結果

美國南北戰爭

南北戰爭之原因

北美合衆國，自獨立以來，由佛蘭克林等之努力，設立中央政府，以調和於各州之間、中央政府之主權，在管理關於全國之政務，各州政府，則管理各該州內之政務，以期互相提攜，使州與州之間，人民與人民之間，均無何種不平等之存在，然合衆國獨立之初，即一方面有尊重中央政府權力之「菲德拉利司特」黨派之名）派，一方面又有視各州權力比中央政府爲重之新黨派，是即現在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鼻祖也。

當時在極南諸州政治家首領中，以向來各州主權，在各州而不在中央政府，多主張以各州政府置於中央政府之上，而希望假甲之權力，以箝制乙之權力者，亦不在少數，此等黨派中，又有兩派，一爲誠心如是主張者，其他爲由一種不平而作如是主張者，前者乃醉心於奸猾之加爾芬（北美政治家）所倡之「州權」說，後者乃假公濟私，忽視國家之利益，而圖自身之利益，假黨之權力，以遂其野心而洩其不平者。

如上所述極南諸州之政治家，多主張主權在於各州之意見，北部諸州人民之主張，則完全與此相反，但表面尙表示希望聯邦仍舊堅固之態度，所以北部之政治家，常採讓步主義，表示分讓政權於南部政黨之首領，而利用此假面具，以謀自身之利益，即表面尊崇合衆國之憲法，裏面則圖謀個人之私利也。

其後因北部諸州漸顯獨立之意見，而表示奴隸廢止之希望，南部政黨之首領，恐其政權失墜，及犧牲其私利，遂對北部之動靜，極力加以警戒，甚至極力主張各州主權之說，以欲顛覆盟約政府爲脅迫，要之，

不外乘北部人民尊重盟約政府——即中央政府——之心理，用脅迫手段，使其屈從南部，而聽其指揮之一種用意也。

然而當時北部之人口，非常增加，加之來自歐洲多數之移民，因而其權力，大有凌駕南部之狀態，南部深以為患，遂增加奴隸州之數，（奴隸州者，為奴隸制度存在之州，南部諸州，幾全為奴隸州，）以謀得權勢之平衡，用各種策略之結果，在一時期中尙能達到其目的，其與墨西哥交戰，擄得特克沙司之地，以增加一個奴隸州，又曾企圖脅迫西班牙，賣其克由巴之地，更謀廢止米索利——契約條例，而取列布拉司加及堪札司兩部落以為奴隸州，北部之人民，見南部漸次增加其領土，大為驚恐，遂謀防禦之策，雖自米索利契約條例廢止，堪札司已加入為奴隸州，然卒賴自由論者（希望廢止奴隸制度者）之努力，將北部之人民，盡量移往於該地，以人民之投票，決定為自由州（未行奴隸制度之州，北部諸州多為自由州。）但其得成為自由州，亦非一蹴而就，曾經幾許之鬥爭，始獲達到此次決定之實行，當時鄰近之奴隸諸州，為防害北部人民之移住於該地，曾互相稱兵，演過流血之慘劇，自斯時起，南北兩部之感情，已逐漸分裂，而至於利害完全相反之境地矣。

如前所述，共和黨之產生，實在此次鬥爭之際，蓋為欲防止奴隸制度之更形擴大，始有是種組織之成立，創立不久，即有相當之勢力，具有足以與歷史最久，而最有力之政黨相對抗之力量矣。

共和黨組織成立，於一八五六年六月十三日，在費府菲亞特爾菲亞開會員大會，推選有名探險家約翰察爾司弗利孟德為大總統，弗利孟德為南加羅來拉州人，就其住居，應屬於南部之人，因其反對奴隸制度，遂

入於自由州，但彼對其由於南部合衆國憲法所得之權利（即南部在各州主權之掩護下所得之奴隸制度）尙希望不受任何干涉，蓋只非難此種制度之更爲擴張而已。

當時民主黨，亦推選詹姆士·布克南爲大總統，兩黨遂起激烈之競爭，南部諸州，除密利蘭德州以外，（註：該州係推選菲爾摩西）均指定布克南爲候選人，結果，布克南當選，屬於民主黨之勝利，布克南既就大總統之職，美合衆國人民，曾竊盼彼能謀諸黨之調和，實現公平之政治，殊事實與期望相反，不惟不能調和諸黨，且致反對黨之共和黨，極口對彼加以非難攻擊，黨爭更有益形激昂之傾向，然當布克南就大總統後，南部之政黨首領，頗有極其得意者，當初選舉熱烈競爭之際，南部黨人，曾作如是暴言：「如共和黨之候補者當選，奴隸諸州，即貫徹其主張之主權，與聯邦脫離」云云。雖出於一時昂奮之脅迫的言語，當時南北兩黨間競爭之激烈，可想見矣，然失望往往起於意外，當南部之政黨，正慶祝其勝利之際，共和黨之勢力伸張，幾如旭日之昇，其在堪札司州鬥爭之結果，不特使南部增加奴隸州之企圖絕望，更使奴隸制度之弊害，漸爲有識者所了解，而痛論非難之矣，共和黨首領，表示斷然抵抗之意志，以威脅南部，南部方面，大爲驚恐，有欲主張自黨之威勢，而公然訴諸黨派之偏見者，又有着着進行瓦解聯邦之準備者，南部之新聞紙，盡量宣傳聯邦分離之利益，以誘惑南部之人民，使其斷絕對於聯邦之好感，其首領更互相連結，以謀實現顛覆聯邦之企圖，當時大總統布克南之政治的感情，與南部之政黨首領相同，故自南部政黨首領中選出多數內閣員，布克南因重用彼等，其自身之政治的意志，漸被彼等蠶食，亦未介意，於是如財政、陸海軍、內政、外交等要職，均直接或間接入於南部黨人之掌握中矣，如是逐漸進步，竭力不使北部政黨發覺其計劃，甚至以國

庫金供南部之用途，派遣數艘兵艦於海外，分配無數之兵器於南部諸州，以作揭反旗時之準備，其內外之官吏，亦儘量登庸其黨人，然一方共和黨之勢力，並不因此失墜，依然日益增加，大有壓倒民主黨之傾向，南部首領，睹此更爲憤懣，遂決意與聯邦分離，而公然着手抵抗北部之準備，於是由南加羅來拉州首先發難，於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該州之衆議院議會，有：「我南加羅來拉州與其餘奴隸州，應即着手南部同盟國之組織」之決議，託各州知事報告此主旨於南部諸州，並大事鼓吹，故諸州亦表示贊同，於是遂即續着手是項準備矣。

迨一八六〇年，南加羅來拉州之有名政治家密敏買爲該州之委員，至瓦—幾里亞州，利其孟德府作一場演說，謂合衆國之憲法，實缺乏保護南部諸州之力，故若欲永久維持聯邦，不可不更求有力量者以代之，出此項論調者，不僅彼一人，即同州之有血性政治家，亦曾作此類演說，是故明於觀察者，已憂慮禍患之將起矣。

當此時，大總統布克南之任期，尋將屆滿，已迫於新大總統選舉之時期，民主黨之國民會，遂於四月二十五日開會於南加羅來拉州之卸爾司頓地方，推選出馬薩鳩塞州人下列布、庫遜 (Caleb Cushing) 爲大總統，嗣以人民之中有不慊於彼所演說之政綱者，遂別組所謂南部會者，於五月三日再開大總統選舉會，以議論紛紛，未有決定，又於六月十三日民主黨之國民會，再開會於巴爾基摩亞，經極度大論爭之結果，又分爲二派，大半數退席後，由少數者投票結果，推選出依利羅依司州人史特芬、亞羅爾特、達古拿司 (Stephen A. Douglas) 爲大總統，亞拉巴馬州人彭家駁，費波脫力克爲副總統，其大半數之退席者，又推選現仕副總統

建達基州人約翰，加伯爾布列金里吉 (John, C. Breckinridge) 爲大總統，及阿利根州人約賽夫，奈恩爲副總統，又有其他稱爲憲法同盟之一派，於五月九日，開會於巴爾基摩里亞州，推選忒勒司西州人約翰，伯爾爲大總統，及馬薩鳩塞州人越德瓦德越威特列爲副總統，以上爲南部之選舉運動，又北部國民之共和黨，於五月十六日，開會於支加哥府，推選依利羅依司州人阿布拉哈姆林肯 (Abraham Lincoln) 爲大總統，密因州人罕里巴爾哈墨林爲副總統，各黨各派，曾有如上所述之猛烈運動，結果，於一千八百六十年十一月六日之選舉，勝利卒歸於北部國民之共和黨，林肯當選爲大總統。

大總統佈告宣戰

林肯當選爲大總統，南部諸州，忽下退出聯邦之最後決心，蓋南部諸州，在未選舉之先，即公言若此次大總統不出自本黨，必斷然退出聯邦，如南加羅來拉州實爲其主倡者，該州在諸州中佔最有力之地位，執南部諸州之牛耳，又諸州中最重奴隸制度，實無與匹儔者，又無如該州之嫌疑輕蔑北部商人者，同時該州又爲極熱心之分離派，始終極力主張分離，所以一聞林肯之當選，即向諸州大事鼓吹，努力於其分離運動，更脅迫密利蘭德州，瓦幾里亞州，北加羅來拉州等蓄奴諸州，必出於聯合於北部或聯合於南部之一途，決不許其採取中立態度，其如是脅迫此三州者，蓋知此三州一經脅迫，必與南加羅來拉州聯合故也。

在南加羅來拉州，當林肯當選大總統之六星期後，即十二月十七日，在却爾斯頓開民衆大會，宣告正式廢止一七八八年所制定之合衆國，現行憲法之承認，並鳴砲慶祝，民衆整隊參謁加爾宏 (Calhoun) (註：合衆國之政治家，南加羅來拉州民主黨之原首領，一七八二—一八五〇年) 之墓，當日並休假一日，以示慶

祝，於是南加羅來拉州之國民會，派遣委員數名，至華盛頓府之中央政府，提出如下之要求：「我州既已經退出聯邦，則凡在於州內之中央政府之城砦、武器，及其他之財產，均應移於他州。」此等委員，曾與中央政府相約，在談判未得結果之前，雙方應嚴守和平，禁止一切亂暴之舉動，雖有此要約，終發生一件之動亂，即當時有安達生少佐者，與衛兵七十人，為中央政府保守却爾斯頓港內之一小堡壘摩脫爾脫里城砦，曾向政府請求援軍，陸軍大臣弗羅依德恐此種舉動益激起分離黨之憤怒，未許其請求，安達生未得許可，遂自動攔其糧秣兵器，移駐比較堅固之薩姆他城砦，因之，南加羅來拉州之人民睹此，以為中央政府破壞盟約，大起非難，陸軍大臣弗羅依德為欲免除彼等之非難，曾嚴命少佐撤退戍兵，少佐竟抗命不從，因之南加羅來拉州之委員，向中央政府提出從速撤兵之要求，若不實行，即中止其餘之談判，而大總統布克南對此躊躇不能決，經過數日，始回答如下：「認可南加羅來拉州之獨立與否，須由國會議決，非由大總統所能決定，又安達生少佐之獎德，亦為余權限以外之事」云云，南加羅來拉州委員等，聞此不勝憤激，曾向布克南送達意含侮辱之書面，主張安達生之舉動為有罪，而大加責難，然布克南又答覆該委員等，謂彼等之書面，不在答辯限內，於是激起南加羅來拉州委員之憤怒，即時辭去華盛頓府，以為安達生之舉動，顯係表示敵對行為，遂奪該州內之其餘城砦，更建築數處砲壘，以攻擊薩姆他城之準備。

迨至一八六一年一月五日中央政府，以汽船載運援兵、武器、糧食等，送往薩姆他城，當此船將解纜之際，布克南政府之內政部部长，竊以此消息密透於南加羅來拉州，此船到着，即被砲擊，此船為商船，無大砲之設備，對其攻擊，毫不能抵抗，不得已遂退却，不得入港，南加羅來拉州尚不以此為滿足，欲乘勢進迫

薩姆他城，卒以委員之勸阻而中止，但同時曾有：「如有企圖援助薩姆他城者，即認爲對我等宣戰。」之宣言，但中央政府，對之亦莫可如何，因此國內人民，對大總統布克南失其信任，大加非難，極希望新大總統林肯之從速就職。

當斯時之中央政府，所以使南部諸州得脫離中央政府之好機會者，此乃合衆國政治之缺點所致，蓋大總統之選舉，乃在前任大總統之任期中舉行，而新任大總統當選後，大底經數月方始就職，如此次之選舉，林肯乃於上年十一月當選，至翌年三月，方始就職也。

此時，其政府縱爲強有力者，然在此新舊交替，舊任尋將卸任，新任尙未就職之期間，對於政務，難免鬆懈，因而減少政府力量，此爲當然之事，強有力之政府，尙如此，在力量薄弱之政府，其影響當然更大，現布克南政府，在平時力量，已甚薄弱，當此交替時期，更呈萎靡不振之象，故對於南北分離之危機，如何處置，實一籌莫展，布克南對此危機，亦無斷然處置之魄力，僅向國會報告事態之經過而已，然國會中有詰發松蒂威斯其人者，對南加羅來拉之主張，大表同情，彼佔於南加羅來拉州，及其他南部諸州之立場，曾作如下之論調：「無論何州，均有要求中央政府撤去各州內駐軍之權利。」又瓦幾里亞州選出之議員密孫，亦有如下之論調：「大總統爲實行法律，得在任何州內，用陸海軍之法律規定，應不適用於南加羅來拉州，」贊成是種論調者不少，尤以在院外者爲多，遂於一八六一年二月，集南加羅來拉州、覺幾亞州、亞拉巴馬州、祕士石壁州、魯易加拉州、弗羅利達州等六州之人民，於亞拉巴馬州之孟特哥墨里，以合衆國憲法爲基本，制成六州之憲法，組織成一新同盟國，選舉當時之名人詰發松蒂威斯爲大總統，及覺幾亞州人，亞力山大、

司其責司爲副總統，六州既組織同盟國，復介紹中州加入同盟國之組織。

在先南加羅來拉州，當未倡分離之前，在中央政府任職之南部人，常阻礙中央政府之作用，以企圖顛覆其基礎，就中以陸軍大臣弗羅依德爲最熱心之一人，彼曾由北部之軍械庫，運搬十萬以上小槍，及旋條槍於南部，又將軍隊之大部份，使統屬於祝溫庫斯將軍之下，而將軍又竊將部下之兵，及軍械、糧秣，並由國庫取出一百萬元以上款項，交於分離黨之手，弗羅依德，不特對於陸軍有如此非法舉動，其對於海軍亦取同樣之政略，將船泊之大半，移於遼遠之地，其殘部存者，令其指揮官，悉以供南部之用，此種作法，姑不問南部之人民，是否有與北部分離之權利，假令退一步言，決定其有此權利，但在弗羅依德之立場，其非法行爲，乃決不能寬宥者也，何則？彼爲政府之陸軍大臣，即濫用其在官之權力，而謀顛覆其所供職之政府故也。

當此時，大總統布克南雖爲一國之元首，以內閣閣員之奸計，及處於諸黨輕蔑之環境中，且常有被暗殺之虞，彼完全處於孤立地位，而不能充分活動矣，反顧布克南自身其所取之態度，亦不可謂爲正當，蓋在當時，彼若以爲不應容許南部諸州之分離，則亟應設法阻礙其武力之發達，或以政治，或以兵力，促南部諸州人民之反省，若應容許彼等之分離，則應取和平政策，使其安穩分離，使兩者維持親交國之關係，布克南計不出此，優柔寡斷，一若居於旁觀者之地位，事態之演變至此，不可謂非由彼之失策所致也。然細考當時之實情，亦不可盡非難彼一人，應一半歸咎於國家制度之缺點，即如新大總統已經選出，而舊大總統依然在職之慣例，致發生新舊交替時期之鬆懈，亦一大原因也，總之，布克南大總統，在當時，爲大總統中最被非難之一人，想爲讀史者所首肯者也。

在一八六一年三月四日，林肯就職之期，傳有企圖暗殺者，林肯爲避免危險，遂微行抵華盛頓府，在史科特將軍之軍隊保衛之下，舉行就職典禮，當時南北分離之危機，已迫眉睫，欲維持和平，已至絕望，南部之人民，捨棄其職業投入陸海軍者，日益增加，多數願與同盟國同其運命，雖不可謂南部人民全體均希望分離，即南北兩黨之領袖中，亦有欲盡量謀避免兵禍者，不過就全般而論，南部人民，已具欲達分離之目的，不惜訴諸武力之決心矣，至北部人民，則均以和平爲主旨，中央政府官吏，亦欲尋各種機會，努力避免戰亂，反之，南部方面，新同盟國則甚活躍，招募兵丁，籌集軍費，日夜急於交戰之準備，呈緊張之氣象，南部交戰之準備，既經完成，即先集義勇軍於南加羅來拉州之却爾斯頓及弗羅利達州之彭沙哥拉地方，將却爾斯頓之軍隊，約七萬五千人，歸鮑爾卡指揮，鮑爾卡爲法國人之後，當時住於魯易加拉州者，當彼就任司令之後，即築砲台於薩姆他城之前，以作砲擊之準備，至三月間，新同盟國，派遣數名使節至華盛頓府，要求面會大總統林肯，大總統拒不接見，由當時內中閣中最有勢力之大臣俄西德接見彼等，謂：「政府並不承認君等有官吏之資格，故大總統謝絕諸君之面會。」彼等謂：「大總統既拒絕余等之面會，余等不能不認爲對余等開戰之宣告。」言畢，即拂袂辭去，於是南北兵端遂啓矣。

斯時，薩姆他城若攻擊軍之司令鮑爾卡，先遣使勸守將安達生來降，安達生不許，即命出擊，自却爾斯頓之諸城若及砲台，開始向薩姆他攻擊，時爲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二日，午前四時半也，守薩姆他之兵，不過七十餘人，子彈，糧食，均已缺乏，受七萬敵人之包圍，苦戰達三十四時間，並無恐懼之色，但因其兵營屢被砲轟着火，戍兵已陷於窒息之狀態，不得已，安達生乃降伏，南軍爲保全其面目計，許其自動退去。

交戰後第一戰，南軍獲勝之消息，達於全國，南北人民，均極其激昂，戰爭空氣之熱烈，如注油於猛火，倏即蔓延於全國，南北兩部內黨派之區別，幾已全部消滅，其陣線僅顯分為南部人民，北部人民兩部而已，即如共和黨內之南部人，皆左袒於分離派，又民主黨之北部人，皆互相團結，作北部政府之聲援矣。

大總統林肯，遂於此時公布南部征討之宣戰書，國民之富於愛國心者，均競應徵兵，不久，即組成三十萬義勇軍之一大集團，又當將自北方召集軍隊，以防衛華盛頓府之時，適值密利蘭德州之人民，預定出發，參與南部行動之軍隊，將通過巴爾基摩亞之時，為賤民所襲，傷亡甚多，不得已，遂入華盛頓府，以當防衛之任，因此密利蘭德州已與南部諸州隔斷連絡，亦不得已變其初志，而與北部合作矣。

又大總統在發表徵兵布告之時，同時發表封鎖南部諸州各港之布告，此布告之發表，實為中央政府之一大錯誤，蓋在萬國公法有：「政府不得封鎖本國之港灣，其得封鎖者，惟敵國之港灣」之規定。今合衆國政府，既封鎖南部之諸港，正遂南部之希望，換言之，即不啻承認南部為獨立國家也。

當此時，瓦幾里亞州，亦公然與北部分離，而左袒於南部，瓦幾里亞州為華盛頓（合衆國第一任大總統）許發松（第三任大總統）馬迪生（第四任大總統）等之出生地，為合衆國建設最有力者，故其退出聯邦與否，實處於兩難之境，不過在利害關係上，人民多以左袒南部為請，遂不得不與南部同盟國聯合矣，自瓦幾里亞與南部聯合之後，特基沙州阿堪禮州北加羅來州忒勒州西州等四州，亦相繼加入於南部同盟國，南部同盟國，遂移其新政府於瓦幾里亞州之其孟德府，於是南北兩黨，竟毅然分離，推動百萬大軍，而正式交戰矣。

南北戰况

瓦幾里亞州，在哈巴司，富頁里有軍械庫，孟魯城砦，及羅富克之海軍營所等，乃中央政府之最重要地區。瓦幾里亞州之人民，自與合衆國分離，當然注目於是等重要地區，所以瓦幾里亞州民，首先即略取哈巴司，富頁里之軍械庫，惟當時守庫官吏，於退却之際，已將軍器之大半，加以破壞，故州民占領該地後，亦無所獲，其次又進行孟魯城砦及羅富克海軍營之奪取，該海軍營所有大砲二千門，與多數之彈丸，爆裂彈，與軍艦十二艘，當瓦幾里亞州民大舉襲擊之時，海軍營所所長馬哥西上尉。雖有兵士一千餘名，對於州民五百餘，並不抵抗，僅沉沒軍艦二三艘，即將營所及兵器之全部，讓渡於民兵而退去，合衆國之國會，深以此舉動爲怪，將其交付審判，結果，對該所防衛之疎忽，判決爲布克南及林肯政府之過失，又孟魯城砦，前臨金沙比克灣，及鳩姆斯河，爲中央政府之重鎮，且爲堅固之城砦，在瓦幾里亞州人民舉兵之初，即欲奪取，但以中央政府，在本年五月，即以兵一萬三千名，任該城砦之守備，所以未陷入敵手，若該地被瓦幾里亞州所奪，則中央政府，勢必陷入於空前之困難，但此城砦之能以保守，不可謂非中央政府之僥倖也，該城砦爲巴脫拉將軍部下之精兵，當守備之任。

當交戰之初，即有南軍將大舉攻擊中央政府所在地華盛頓府之說，後果由南部進迫該地，至今瓦幾里亞州又已加入南軍，則華盛頓府益陷於危境，故中央政府，於四月十九日，急調馬薩鳩塞州之第六旅，以當該地防禦之任，又該地乃北部之要塞，與瓦幾里亞州僅隔一波特馬克河相對，如一旦有事，實危險萬分，故即刻着手在附近之阿昆頓高地，及亞力山陀利亞建築砲台，以作嚴重之防禦。

至同年七月，南北兩軍，對峙於波特馬克河之南岸，南軍三萬餘人，爲鮑爾卡將軍指揮，北軍約四萬，爲馬克特威爾將軍指揮，但其部下之兵卒，尙未熟練，且不知軍隊之紀律，其士官亦多爲缺乏經驗者，必須經相當時日之操練，始克作戰，爲迫於事勢，必須早日出發，不得不即刻進軍，以冀萬一之僥倖，南北兩軍，均分其全軍爲二師，本隊向東，其他之一師，分爲二旅，每旅約士兵八千名，北軍爲巴達松指揮，南軍爲將司東指揮，遙向西進，兩軍相對，約隔五十哩，南軍之師部，接近於鐵道線路，甚便於運輸，在北將馬克特威爾之計劃，將令巴達松遮斷將司東軍之進路，彼則自率兵以攻擊鮑爾卡將軍之兵，然因屬於巴達松部下之彭西爾，蛙里亞之義勇軍，在其約定期限以外，拒絕參與戰爭，因此困難，遂使其計劃歸於泡影，巴達松不得已，由戰線退下，馬克特威爾，遂不得不單獨抵抗將司東及鮑爾卡二軍矣。

當時南軍之將司東，率其全軍，來援鮑爾卡之本軍，馬克特威爾，遂乘虛於七月廿一日清晨，開始攻擊南軍之右翼，大敗之，再欲進擊之際，被南將賈克孫所率瓦幾里亞兵擊退，北軍卒被賈克孫之兵阻止，不克前進，激戰數次，兩軍正酣戰之際，南軍將司東之奇兵，突由西方馳至，向北軍之右翼，施以猛烈攻擊，北軍不支，遂退却，是役南軍得大勝。

自南北戰爭方開始，南部同盟國之大總統蒂威斯，即發表緝拿私船的命令，在北部大總統林肯，亦取復讎手段，發表封鎖南部諸港之令，當時，北軍之軍艦，不過四十二艘，而其中完全可用者，僅一艘而已，但至本年終，已突增編二百六十四艘之多數矣。

在交戰之第一年，海陸軍聯合戰，共有二次，其第一次，在比加羅來拉州，哈特拉司灣之諸城砦，爲北

軍所陷，其第二次，由北軍之副艦長鳩賁度將軍，及夏滿任指揮，奪獲在南加羅來拉州羅亞魯，根特蘭司港之諸城砦，及沙窪拉河口之台比島，此後羅亞魯港，遂爲北軍之策源地。

當時，英法二國不以南北戰爭爲單純之內亂，視南部同盟國爲一個之交戰國，與合衆國視爲同一之位置，所以南部人民，竊屬望於外國之援助，以密孫及司來得爾爲英法兩國之使節，二人由封港脫出，祕乘英汽船陀輪陀號，欲取道哈窪拉前進，忽被北軍軍艦探知，山，加司頓之艦長威爾克司，追及陀輪陀號之後，卒將兩使節擒獲，謹送於合衆國，英國大爲憤激，將啓英美間之兵端，合衆國政府，當以威爾克司艦長之處置不當，釋還兩使節，遂得無事，在此狀態中，交戰第一年之一八六十年，已到年底，翌年，南北戰事更爲猛烈。

南北戰爭第二年南軍之戰况

當一八六二年之初期，北軍出動約五十萬人，南軍約三十五萬人，其戰爭之第一年——即一八六一年，交戰尙無一定之步驟，及至本年，兩軍作戰，已定大體之目標，北軍作戰之主眼，爲以下之三綱：第一，打開秘士石壁河之通路，第二，封鎖南部諸州之諸港，第三，攻略利其孟德府。南軍則固守哥羅木帕司，亨利城砦，脫勒爾省城砦，及其他堅固要塞，並緊布防禦線，北軍則決定沿屯勒司新河以切斷其中央，據哈勒庫司將軍之戰略，以顧爾德將軍率兵七萬，副艦長福德自凱洛率軍艦數艘，以進向亨利城，亨利城砦，爲南軍基爾舫，率兵二萬，當守備之任，原來亨利城砦並非若何牢不可破，只以守將基爾舫之死力抵抗，故久不能拔，當基爾舫在交戰中，以其本軍馳赴脫勒爾省城砦之時，北軍艦長福德，即率軍艦向該城砦猛烈攻擊，卒

爲南軍擊退。但南軍以兵二萬對七萬之大軍，知衆寡不敵，欲突破北軍之重圍而出，遂決死向北軍陣線猛衝，當時，北軍之大軍爲顧蘭德將軍指揮，其部所屬，又有老練之勇將史密司上校，所以南軍如何捨死，欲突出重圍，終不得逞，反被北軍擊退，守兵之一部份，竊乘小汽艇夜遁，其餘殘兵，悉降伏於北軍，時一八六二年四月十六日也。

北軍此次勝利，俘虜一萬人，獲小兵器二萬餘件，又占領達基州之全部，及忒列司西州之大半，使南軍退出其防禦線五十哩，自此北軍遂漸佔優勢，繼續戰勝而前進。

最初，南軍保守當祕士石壁河右岸之新馬德利德，及當左岸馬德利相對之第十島，北軍之副艦長福德，砲擊該島三星期之久，尙未奏功，北軍之將波蒲，欲渡祕士石壁河援助，以施行猛攻之際，暴風雨猛烈而至，又以對岸之地有南軍砲台數個，配置其間，卒未能渡河，計畫由脫勒爾省與彭度之間，穿一運河，其長十二哩，寬五十呎，竣工之後，先由此運河送船數艘至第十島，最後又開軍艦二艘，以攻擊敵之砲台，斯時波蒲已渡過祕士石壁河，以突擊敵之背後，南軍對此，以兵七千迎擊，戰鬥十分激烈，奮戰數小時後，該地卒爲北軍佔領，時自四月七日起，十日之間，該地遂全入於北軍之手矣。

南軍自本年以來，繼續敗北，但在西部尙取攻勢，自北軍佔領第十島之日，同日，兩軍又在西部開始對抗，兩軍均分其全軍爲二隊，北軍本隊，歸顧蘭德指揮，南軍本隊，歸鮑爾卡指揮，北軍之別隊，爲厄頁爾指揮，南軍之別隊，爲將司東指揮，南軍鐵道交通甚便，早已取得聯絡，乘北軍尙未取得聯絡之先，將司東遂率全軍向顧蘭德之軍攻擊，此時南北軍各四萬餘，兵數適相匹敵，四月六日清晨，南軍整隊向森林中前進

，出其不意，襲擊北軍之陣營，北軍狼狽敗走，南軍士氣振奮，益加追擊，北軍背臨大河，無路可逃，進退維谷之際，顧蘭德遂激勵士卒，向河岸突進，集合部下之砲兵，又集合殘餘之步兵於周圍，不許退却一步，決死以抵抗南軍，斯時南軍欲向北軍攻擊，必越過一深谷，谷水甚多，淤泥甚深，涉過甚困難，北軍見此機會，遂令砲兵一齊集中，向南軍砲擊，北軍軍艦，又向河中前進，以砲擊南軍之背面，南軍腹背受砲擊，漸感困難，能越過深谷者，甚爲少數，斯時，南將將司東中敵彈而倒，南軍更爲失勢，而北軍又得拜爾所指揮之援軍二萬趕至，其勢力忽然增加，南軍遂一變而呈敗象矣，兩軍相持入夜至七日，戰况與六日相反，北軍轉爲優勢，南軍則益陷於窮境，南將鮑爾卡竭力指揮全軍，欲以挽回頹勢，終不可能，激戰數小時後，南軍不得已遂向柯林斯退却，但南軍此次戰敗退却之際，秩序仍未紊亂，是役，北軍死傷，合計約一萬三千六百六十一人，南軍死傷約相等，此二日間之戰爭，名曰：「西羅之戰。」此戰之後不久，南部同盟國之政府，已知米索里及阿堪札司之不能維持，遂拋棄該地於北軍之手，將所有軍隊開赴柯林斯，集合於鮑爾卡軍之下。

北軍以西羅之戰，博得大勝，更乘勝壓迫南軍之戰線，以軍艦數艘，進於秘士石壁河之下流，擊敗南軍之鐵甲軍艦隊，自柯林斯遂擊南軍，而占領彼羅城，北軍之軍艦，更前進擊破滅姆肥斯港頭之小艦隊，而略取該港，又占領滅姆肥斯及却爾斯頓間之鐵道，更奪取建達基州與西忒列司，又自滅馬費斯經過柯林斯，幾占領至茶打魯卡之全線，此時拜爾將軍，正銜顧蘭德之命，急進以攻擊茶打魯卡，該地位於覺幾亞州之西境，在屯勒司西河之上流，爲鐵道西南線之中心，爲極重要之地區，南軍欲遮斷此全線，不使北軍侵入